

寂静世界的  
纯真审视

——读麦阁诗集《自我影像》

彭忠富/文

诗言志,也言情。诗歌伟大之处,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其所体现的复杂深邃的生命体验、深刻永恒的现实关怀。俄罗斯文学巨匠屠格涅夫认为:“诗是神的词句,诗未必只存在于韵文之中。诗到处洋溢着,凡是有美和生命的地方就有诗。”江苏女诗人麦阁在《你问我,为什么要写诗》中谈到:“你问我,为什么要写诗/你看看雨落在湖面上就知道了/你看看树叶在秋风中的抖动就知道了/你看看黄昏时在树权间奔跑的落日就知道了/这天地间的万物谁又不在写诗……”

“诗歌是美和生命的礼赞。”麦阁跟屠格涅夫可谓英雄所见略同。麦阁认为,诗歌是神圣而又神秘的,每次写诗,都如同是在跟神灵说话,虔诚、忘我。通过诗歌的书写,麦阁找回了自我生命的那些影像,有的让她悲伤、忧愁,但更多的还是欣喜与感恩。诗就像是一面镜子,从写下的每一首诗中,麦阁得以再一次辨认了自己——她仿佛又闻到了那些岁月的青涩芳香,看到那个沉思的女孩,在青砖已变暗黑的老屋中,很少微笑,前额依着窗玻璃。

诗引领麦阁认识自我,认识世界,掂量生和死,体味爱和伤悲。麦阁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,这个世界独特而寂静。她不停吟唱这寂静,秘密深藏。这里的寂静,其实就是寂寞,或者说孤独。这种心理的形成,源于十一岁那年父亲的忽然离世,这导致麦阁的内心长时间蕴含着疼痛与孤独,使得她这个幼小的生命变得多愁善感。其实,这些都不是年幼的麦阁应该背负的东西,这可能是一种宿命,或者说是麦阁成为诗人的理由之一。所幸在十二岁那年,由于语文老师将其作文在课堂上诵读,从此麦阁写出了“就闻到了语言/你对于我/身上系有一朵/独特香气的蔷薇”。也即是说,麦阁在文字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所在。

诗人麦阁最新出版的《自我影像》(北京燕山出版社2023年2月)包括青草童年、旧信、飞驰的月亮等五辑,收录了《热爱》《五月槐花》等近两百首诗歌,描述了江南之美、童年与少年、丰沛的植物、有关故乡人事的情感、个体生命的宇宙、对自然与生死的认识,表现了自己对爱的体验、对时间与故乡沧桑的痛心与怀念。麦阁用童心体会万物,以真纯审视自我,从风中的露珠里看见世界以及宿命,又在伤口冒出的烟雾中,寻找灰烬里的真火。诗人携带着宁静灰暗的乡村地图,爱与恨,悲愁与恩怨,欢乐与忧伤,都在这分行的褶皱里。

在麦阁的大多数诗作中,“寂寥、寂寞、忧伤”等类似的词语反复出现。但仔细咂摸,我们并不会感到消沉与落寞,反而会感知到一些向上的力量。譬如在《不醒的种子》中,诗人写道:“不醒的种子都有一颗/不易被打搅的心/如果没有遇到水、阳光/她就拥有宁静、完好/永远也没有生长的苦痛/也没有可能遭遇危险、幻灭”。诗人以种子自喻,表现了自己成长期遭遇的烦恼,这恰恰印证了诗歌就是诗人内心的自我关照。麦阁借助这些跳跃着生命疼痛的文字,完成了自己少女时代的梦想,最终找到了打开世界的方法,从而懂得爱、肩负爱,有勇气生活和创造。



晴耕雨读,得闲饮茶



## 烟火俗世里的温暖

——读《晴耕雨读,得闲饮茶》

邓勤/文

作家汪曾祺在《无事此静坐》中谈到,他有一个已经养成了十多年的个人习惯,那就是每天早上泡一杯茶、点一支烟,坐在一对已有几十年时光的沙发上,一坐就是一个半小时。在静坐的过程中,“一些故人往事、一些声音、一些颜色、一些语言、一些细节,会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、生动起来”,这样连续坐几个早晨,想得成熟了,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。由此看来,汪曾祺的静坐事实上是写作前的一种预备状态,类似于打腹稿,等到水到渠成,自然就会下笔如有神。

不过,身处当下这个浮躁社会的我们,更应该羡慕的是汪曾祺这种恬淡悠闲的生活状态。“一杯茶、一支烟、一对旧沙发、一个多小时”,这对于我们来说太不现实了。由于娱乐方式的多样化,大家晚上都会看看短视频或新闻睡睡,早上则在手机闹铃的催促中匆匆醒来。早起后的状态就像在打仗,洗漱、吃早餐、送孩子上学和通勤加起来,能够准时赶到单位就不错了。我们如果想每天挤出一个多小时来冥想、静坐、回味往事,那似乎只有等到退休才能实现。

“万物静观皆自得,四时佳兴与人同。”唯静,才能观照万物,而后对人间生活充满盎然兴致。静是顺乎自然,也是合乎人道的。我们虽无法做到每天早上抽出一个多小时来静坐,但只要我们愿意,就能够在生活中找到修炼自己心性的方式,譬如种花、养鸟、画画、读书、泡茶馆、喝酒甚至做菜等,从而成为一个人人羡慕的生活家。与汪曾祺类似的还有老舍,他在《养花》中就谈到:“有喜有忧,有笑有泪,有花有果,有香有色。既须劳动,又长见识,这就是养花的乐趣了。”

晴天好耕作,雨天好读书,阴晴无定好

品茗。人生需要一些时刻,慢下来,静下来,去生活。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在2023年4月出版的《晴耕雨读,得闲饮茶》一书分为“四时佳兴,可与人同”等共计六章,收录了《泡茶馆》《人间草木》《故都的秋》《八十述怀》等40余篇华语散文经典作品。

这些来自汪曾祺、朱自清、郁达夫等作者的文字,书写了俗世烟火里的温暖和恬静,写尽生活妙趣,呈现出平和、空灵的人生境界。这些大师告诉我们,每个人都能找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,活出内心的安宁与自在。生活是很美好的,人是很诗意的,如果很累了,不妨坐下来,喝一杯茶,随遇而安。

晴耕雨读,得闲饮茶。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在各个时期不一定相同,譬如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,汪曾祺就喜欢泡茶馆。他认为泡茶馆对西南联大学生有三大影响:“可以养其浩然之气;茶馆出人才,学生们在此除了闲聊就是读书;可以接触社会,因为形形色色的人都会来茶馆喝茶”。当然,泡茶馆还可以听川剧座唱、扬琴弹唱和品尝各地小吃,这自然是泡茶馆的另外几项活动。而季羡林则认为:“读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。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,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,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。”由此,季羡林得出“天下第一好事,还是读书”的结论。



## 致敬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

——读葛亮散文集《梨与枣》

的窗口。老子曰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。”在《中国人的道理,都在这吃里头——(北鸢)小引》中,葛亮写道:“庙堂毕竟复杂,失意于此,往往退而求其次,以‘吃’入文,算是一种心理补偿。”写得愈精彩,失意愈甚。历朝历代,自有书单可作辅证,如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等;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,则见旷达之相,自觉荡开仕宦“正途”,将饮食作为人生态度的一端。

记录书,也记录某个人生阶段。

以生活为切口,无论身居何处,葛亮的笔下尽是可爱的人们。他读扶霞·邓洛普的《鱼翅与花椒》后,用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总导演陈晓卿的话“食物是在前面的,食物背后永远有人”概括其感受:“举箸思吾蜀”说的是乡情的胶着,但更多是有关食物的莽莽可观的人事。“言未尽而意已达,是我们普遍接受的中国式含蓄。”他喜欢扶霞的表达:浇上一勺鱼香酱汁,就变成四川的了。

葛亮写瓷器、写戏曲、写建筑、写

中外文学经典,总能延伸出作品当时所处时代的其他故事。“年幼时,有一次关于瓷器不甚愉快的记忆。”令他回忆起那段往事的,是涂睿明的《捡来的瓷器史》:“一个‘捡’字,由字面已可见拾遗的意思。此书的结构,以‘瓷片’作眼,一章一枚,不贪其大,而聚焦于‘瓷器史的重要瞬间’。”“对戏有一种亲近。大约家中长辈里有几位票友。数代下来,终有默化之功。”于是,柯军的《说戏》一书,他概括为:一桌二椅,万水千山。

喜欢读小说的,可以看看葛亮对文学大家的作品解读,再和自己阅读时的感受相互印证一番,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方法。不解之处,如获醍醐灌顶;相左之处,可加深思辨,增广见闻,是一件快事。他解读三岛由纪夫的《金阁寺》:“它冷眼于此,面对开发欲念与愚妄,古来世居于此,将来亦永驻不动。”关于帕·聚斯金德的《香水》:“我们以气息辨认彼此——因为它以物化的味觉,建造了另一审美时空。如此庞大

绚烂,又如此不堪一击。”

葛亮说,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,对散文总有一种莫名的感情。“这感情,大约有如枝叶葱茏,之于根基;江河汤汤,之于潺流;千里之行,之于跬步。”谈到周晓枫的《有如候鸟》,他认为这样一则简短的成长史诗,记录了一个女性完整的人生轨迹。“令人击节处,是每一个生命阶段,皆对应以一种候鸟与迁徙的动物……丝丝入扣地应于一个人的苦难、快乐、孤独、自省与新生。”此书却以寓言般的笔触,道出颠覆性的宣言:肉身就是故乡,灵魂能够远游。

书中写到的书,作者类型不一,不仅有文学人,也有戏剧家、演员、建筑师、摄影师和瓷艺师。葛亮坦言:“下笔写他们,也变成一种对文字的反刍,不免也就更珍惜些。以自己的微,见他们的著。作为一个读者,尊重写书的人;作为一个写者,也尊重读书的人:文字烛照文字,时间印刻空间;一梨一枣,山水春秋,无限须弥。”

寻常百姓小历史  
至味人间真回忆  
——读《寻常百姓家》

郑从彦/文

对于严肃的非虚构作家而言,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可以成为合适的写作对象。么书仪女士坚信,凡人凡事有其独特的力量,便决心认真记录自己父亲和母亲的一生,用心讲述寻常百姓在时代洪流中的悲欢离合。于是,就有了这本《寻常百姓家》。

和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一样,么书仪父母的一生,或许只能用“平淡”一词来形容。但是从女儿的视角出发,普通的故事处处洋溢着别样的新鲜感。这种新鲜感来源于祖辈的拼命奋斗,他们不仅将“家族”责任视作人生天地之间的第一要事,也用实际行动教会了后辈诸如诚实、自尊、羞耻心、努力等宝贵的人生道理。

这种新鲜感来源于父亲的能屈能伸,他可以飞快地拨弄算盘珠写账算账,可以凭借“买到最低价,卖到最高价”在股票市场纵横驰骋,也可以不以苦为苦地去当临时工养家糊口;这种新鲜感来源于母亲的知书达理,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,做事有分寸,为人有原则,真诚、善良、美丽是贴在她身上永恒不变的标签;这种新鲜感来源于么书仪自己的亲身经历,这些印在她脑海里的新鲜记忆,也许只是无数渺小故事的一小部分,但也恰是这一缕温情,让父母平凡的一生变得有了意义。

家是最小国,国是千万家。一个家的历史,有时就是一个国的历史。《寻常百姓家》讲述的就是大时代下的百姓事,大历史中的普通人。他们的物质和精神世界,客观再现了社会的变迁;他们的成功与失败,真实还原了国家的繁荣与衰落;他们的过去、现实与未来,是历史车轮的倒退与前进,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暗示。

家,无疑是一个神奇的地方。在家,可以积攒人生的智慧,可以享受人伦之乐,可以创造无限可能。而为了更好地记录自己家的故事,么书仪除了在父母健在时录制了三十六卷录音磁带之外,还拿出了做学术研究的精神劲儿:不厌其烦查找资料,一丝不苟核对细节,严谨科学地选择措辞和表达。而这一切的付出,就是为了寻找家的真实。

将自己写入作品,一来是自我发现,二来是自我再造。

么书仪的自我发现,是基于父母相继离世的觉悟。正如么书仪的丈夫洪子诚先生所言:“她觉得她的一生,无论是生活、事业,还是为人处世的规矩、习惯,那些值得肯定的方面,大都来自家庭的耳濡目染、父母的言传身教。”为了更好地理解父母的生命意义,她在叙述时非常注重细节的描述,因为她懂得唯有细节有助于说服读者去相信这段经历的真实。

她利用父亲留下的一大批“档案”——生意账目、日用账目、工分账目、证券行情以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交代历史问题的底稿,让自己一次又一次走进父母命途多舛的人生。她回顾父母的艰辛与不易:父亲拾马粪、摘马缨花、打槐树籽、采马齿苋、逮蚯蚓以及母亲踩缝纫机绣花的计件付酬,让自己再一次了解一个普通家庭的艰难生活究竟可以多艰难。

么书仪的自我再造,是对自己几十年生活经历的回顾与反思。众所周知,回顾易,反思难。难易的距离,是现在自我与过去自我的差距,是模糊和清晰、精彩和平淡、快乐与哀愁的间隔,同时也是规律与不规律的纠缠。回顾,是全面审视自己的回忆,是努力将记得的东西创造更加真实的版本;而反思,则是将这些回忆再次揉碎并形成值得铭记的记忆。带有反思的回顾,不仅可以抚平伤痛,更加可以抚慰心灵。么书仪的文字,如一条小溪,曲曲折折,慢慢悠悠,流进了每一个读者的心里。

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。寻常百姓家,看似是无关紧要的存在,实则是不可或缺的基础。因为寻常中的不寻常,终究也是可以成为历史的宝贵财富。寻常人家的生存、奋斗、拼搏、寻找希望的历程,是历史的缩影,更是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。

低头的反思,固然是回忆的一部分,但抬头的那一刻,理应成为最美的开始。上一代的故事已经结束,新一代的故事才是当下最紧要的事,么书仪深深地明白,只有去粗取精的传承,方能实现至善至美的发展。于是乎,她开始行动,让自己也和父母一样,树立一个单纯而笃定的生活目标:“挣钱,把孩子们抚养成人和供孩子们读书”;她开始领悟,为人父母精神世界的丰盈是尤为重要的,“我向父亲学会了吃苦耐劳、勤勉努力,我向母亲学会了让自己遇事就‘扛着’(有担当)”,她深信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,必须以身作则;她开始发现写作的真谛——“不虚美,不隐恶”,而这也让这段小历史有了大历史一般的厚重。

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,会慢慢流逝,但不会消逝。往事并不如烟,有情的往事定然可以成为有味的回忆。

甘武进/文

看到“梨与枣”这个书名,我感到十分新奇。葛亮说:“古人出书,谓付之梨枣。”梨木、枣木都是厚重质密的木头,为雕版刻书的上选材料。那一个个字刻上去,需花很大的力气。说起粗滥无用之书,古人说得更为触目,称为“梨枣之灾”。如此一来,写书与读书的人,大概都需心里有些敬畏。

以此为名,显然《梨与枣》的内容与写书、读书有关系。此书是作家葛亮的全新随笔集,也可以说是本书评合集。每篇文章都以一本书为主线,共推荐了36本书,分“朵颐记”“谈艺录”“格物志”“东西引”等七个章节,关乎阅读,也有关写作所见,写著书的人、写读书的人,也写爱书的人。通过阅读、寻访,字里行间,皆读到作者对生命的尊重,且以“梨与枣”的互勉尊重之意,致敬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。

中国人有咏物言志的传统,又持有家国之念,对食物的关注往往成为重要